

性 命 要 旨

[清]汪启濬 撰

首序

[清]程守一

试看世上之人，不求于名，即贪于利，而不贪不求者，盖亦鲜矣。惟修道之士，体混元之本，法天地之枢，立为洪炉大鼎，以炼其真，毫无挂碍，随缘安止，故不与世俗等类也。

予于是年作客汉皋，适遇柯翁怀经、汪翁东亭，丰姿俊秀，品格高超，飘然有出尘之表。复探其行止，二翁常憩僻处，促膝论道，津津有味，无日不然。因谓曰：“二翁之学，志在一身，何不著书广行天下，教后世人人修其慧命，同臻寿域，以建功德之不朽？”二翁答曰：“予之所言者善也，然道至公，岂敢私于一己。不费苦心切究，不遭明师指点，又焉能闻斯大道乎？”顷即遂出书二帙以示。

比阅之，乃知《养性编》柯翁所作，《性命要旨》汪翁所著。退而读之，一文章华美，学业功宏，克继黄老之道脉；一辞旨浅显，义理精详，尽露钟吕之玄机。守劝以刊刻，两卷合成一部，公诸海内，以预学者采药炼丹之捷径，超凡入圣之慈航也。恐误入傍门者，得遇是书，可能去傍而归正；有被伪师所惑者，得遇是书，亦可知伪而悟真。辟其异端，得入正道，不负二翁寿世一片婆心。爰不揣固陋，妄作序以志之。

时光绪十五年荷月天贶日，新安弟程守一拜序于云鹤山房

自序

盖闻玄学，自黄帝问道于广成子，以创其始，老子著《道德经》，以发其源，亘古迄今，成仙得道者，莫不以黄帝老子为宗也。

予生性嗜慕玄学，搜罗丹经子书，博览经史道籍，历有年所，无非颇明其理，未得其诀。是以浪迹江湖，遍越名山，觅访明师，十有二载。一日由匡庐经过，偶遇天秩吴翁，睹其丰神洒脱，必非常人也。故请问玄旨，答曰：“子虽有仙缘，诚恐始勤而终怠。”予以弟子礼事之，询其诀，师乃大发鸿慈，遂传七返九还金液大丹之法，火候次序之妙。予已心领神会，豁然贯通，乃知大道原在己身所得，决非向外求也。

嗣后至汉，又遇柯怀经、李云岚、周俊夫、柯载书等四五道友，同参切究，顿悟全旨。始知起手性命双修之理，生人生仙同出一源；下手功夫，明白玄关，一阳初动，神入炁穴，化生机；次，地果还生，腹中觉有一物，活活泼泼，如盘走珠；次，铅汞交归真土，仍从窍内发出先天真铅，谓之药产；次，药物采归炉里，封固停息，以伏神气；次，气满督任，子进阳火，聚于乾顶，卯沐浴以益其铅，午退阴符，降归坤宫，酉沐浴以益其汞；次，周天行满，铅气飞尽，煅成一块干水银，斯为丹矣；次，用七日采功，神攒入鼎中，大药始萌；次，炼到火珠呈象，采大药出炉，运行大周天，穿过三关，降下重楼，落入黄庭；次，静养道胎，养到十月胎圆气足，迁至上田；次，寄居泥丸，百日冥目，始见天花乱坠，则出神之景至矣；次，调神出壳，初出顶门，俟金光如车轮之大，即收归于上田；次，一出一入，渐渐纯熟，能通天达地，遂以身化身，愈化愈多，不可胜数，古人谓之千百亿化是也；次，万殊复归一本，炼神还虚，功行圆满，永作帝乡之客。俾学者阅其纲领，庶不致前后之混杂也。因不揣谫劣，勉成书一卷，名曰《性命要旨》，彰明玄学，大开道门，亦不敢以为己作，引诸仙口诀，概而证之。愿天下人人，修此大道，超升上界，同享天福，是予之厚望也夫。

时光绪十三年仲秋月中浣，海阳汪东亭序于北学草堂之玩月轩

体真山人性命要旨

安徽海阳汪启濬东亭氏撰，男誉遄、臻卿校刊

性命篇上

大道起手，在乎性命，两者合一，得其把柄。

东亭曰：学问之大，莫大于性命。性命之学，不明于世也久矣，故今将性命之玄旨，遂以发明之。盖人父母未生之前，本来性命合一，到十月胎圆气足，形动胞裂，犹如高山失足。哇地一声，而性命到此则分为二矣。自此性不能见命，命不能见性，少而壮，壮而老，老而呜呼。

是以上古至人，大发仁慈，教后世学者，再入胞胎，重造我之性命。将我之神气，入于窍内，合而为一，古人谓之性命双修。而性命双修，斯为仙道，男女交合，斯为凡道，凡道仙道，其道一也。凡道以女嫁男，仙道以男嫁女。凡道汞去投铅，仙道铅来投汞。凡道未济，仙道既济。凡道是顺，仙道是逆，顺行有生有死，逆修万劫常存。凡道妇人怀孕后，有一物如豆子大，觉在脐下跳动，医书谓之胎原。胎原者，人身从此发源也，由是而五脏六腑，由是而四肢百骸，由是而能视能听、能持能行，由是而能仁能义、能礼能智，由是而能圣能神、能文能武。若达此理，乃凡父凡母交，凝成一胎原也。仙道自结丹头后，亦有一物，如豆子大，觉在脐下跳动。惟斯命宝，上天所秘，圣贤仙佛，留下丹经子书，金不肯明言直论，巧喻设象，万号千名，无非此物，无非此窍也。如不谙此窍，而欲修道，真是涉水捕鸡兔，登山索鱼龙矣。三丰祖师云：“修炼不知玄关，如入暗室一般。”苟或不知玄关，但从何处采取？从何处烹炼？真种从何处觅？药物从何处产？炉鼎从何处安立？周天从何处运？阳火从何处进？阴符从何处退？卯酉从何处沐浴？小周天始终功夫，靡不在玄关用事。若达此理，乃圣父灵母交，凝成一玄关也。紫阳真人云“此窍非凡窍，乾坤共合成”是也。凡道无胎原，不能生男生女，仙道无玄关，又岂能成佛作祖乎？学者先明玄关之理，待后行功，心有主宰也。得此法者，至简至易，不得此法者，愈繁愈难。

自知一天必有一地，一日必有一月，一男必有一女，一龙必有一虎，一龟必有一蛇，一雄必有一雌，一阴必有一阳。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吕翁云：“玄篇种种说阴阳，二字名为万法王。”三丰祖云：“女子无夫为怨女，男子无妻是旷夫。”天下万事万物，莫不有对。若能知二八同类，三五合一，自然语一悟百，豁然贯通，再加平时熟读丹经，仔细参悟，则无弗明矣。后信心愈坚，而功行愈笃，如拨开云雾而得见天日也。抱朴子曰：“世或有好道者，不见此法，不遇真师，无由闻天下之有斯妙事也。”少年下手，立见效验。若不能顷刻见效，便是伪师，哄弄愚夫，乌足信乎！

然道有三秘，一曰采取，二曰药物，三曰火候。三者之外，更有玄关。三丰所谓“不识玄关端的处，真铅采来何处安。”只知玄关，而不知采取，紫阳所谓“铅遇癸生须急采，金逢望远不堪尝。”只知采取，而不知药物，紫阳所谓“鼎内若无真种子，犹将水火煮空铛。”只知采取、药物、玄关，而不知火候者，上阳子所谓“外火虽动而行，内符闭息不应。”枉费神功。以至逐节功夫、文武火候，亦如算法，九九八十一归除也。其中细微，教人见子打子也。

于是调息之法，人能知进气者，其心愈细，而气愈微。只消数十息，多则百余息，自然气伏于下元，则其息长而远矣。出于三焦之上，则其息短而促矣。所以灵龟千岁者，善调息之故也。常将日光下照，海水自然上潮。潮信至，则先天气生。《入药镜》云：“先天气，后天气，得之者，常似醉”是也。夫天气下降，地气上升，而万物始生。男精和于女血，而胎原始成。丹道亦然。旌阳祖云：“与君说破我家风，太阳移在月明中。”又云：“日精若与月华合，自有真铅出世来。”柯怀经云：“日里金乌，飞入广寒。”此所谓心中之阴气，去和肾中之阳气，阴气得此阳气，则有安身立命之所也。朝元子云：“南边血是砂中汞，北畔精为水内铅。”柯怀经云：“风吹杨柳铅情现，雨洒桃花汞性开。”马自然云：“铅汞鼎中居，烧成无价珠。都来两个字，了尽万家书。”钟离翁曰：“除却铅汞两味药，其他都是诳愚迷。”

欲修先天大道，妙在一阳下手。冬至乃一岁一阳，月出庚乃一月一阳，子时乃一昼夜一阳。学者须明白我身中一阳：身中一阳即外肾举也。无念而举斯为清，有念而举斯为浊，岂不究哉！柯怀经云：“一阳初动自心知，正是丹家下手时。”华阳祖云：“阳生之时，即起手之时。能于此时下手，又何疑惑乎？”“铅返之际，运一点汞以迎之。”此言凝神入气之时也。逐日行工，须藉巽风吹嘘，则铅尽化为炁矣。栖云先生云：“人吃五谷，化为阴精，不曾煅炼，此物在里面作怪。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气，吹动其中真火，水在上，火下在，水得火自然化而为炁，其炁上腾薰蒸，传透一身之关窍，流通百脉，烧得里头神嚎鬼哭，将阴精炼尽，阴魔消散矣。”又觅元子云：“阴精者，五谷饮食之精，苟非巽风坤火猛烹极炼，此精必在身中思想淫欲，搅乱心君。务要凝神调息，使橐籥鼓风，而风吹火，烹炼阴精，化而为炁。”其武火能采取，又能炼铅，文火能温养，又能益汞，古人谓之文烹武炼是也。所谓巽风者，后天呼吸之气，乃母气也，先天真一之气，乃子气也，以母气伏子气，如猫捕鼠，见贼即擒，则用风之法得也。子时用武火，他时用文火，用橐籥为武火，不用橐籥为文火。然火候未得师授，终难自知。

天道无一息不运，丹道无一息不行。必要行到无息，方成一个大丹。而先天之气，来自

虚无，真正迅速，若起大明觉，则入于后天，非先天清真之气也。倘稍迟，则转经化为浊精而泄，亦无所用矣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。恍惚里相逢，杳冥中有变。”古人比喻亲切，今人心内糊涂，反谓丹经不曾直说，良可叹也。每当活子时，外形勃起，神入炁穴，用武火猛炼，少顷阳痿，用文火温养。或一月之间，或百日之期，则我身内之玄关，自然透露矣。天秩老师云：“人能知铅汞二物，合成一物，则玄关始立矣。”柯怀经云：“玄关本无，待神气交而后有。”上阳子云：“两者相形，一物生焉。”《五化篇》云：“阴阳相搏，芝菌无根而生也；燥湿相育，螭蛭不母而产也。”以上言玄关之法也。老子云：“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物，杳杳冥冥，其中有精。”庄子云：“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”魏伯阳云：“知白守黑，神明自来。”丹经云：“真铅真汞人不识，露出一钩清静月。”此章言玄关初立，则五阴之下，一阳始生也。三丰祖云：“玄关往来无定位。”又云：“黄庭一路皆玄关。”此二句，盖言玄关透露已久，活活泼泼，曾无定向。纯阳祖云：“玄牝玄牝真玄牝，不在心兮不在肾。穷取生身受气初，莫怪天机都泄尽。”《悟真篇》云：“劝君穷取生身处，返本还原是药王。”此二段，言透露玄关之所，则男子之气穴，与妇人之子宫是也。而气穴子宫，其地一也，其位同也。间有不同者，只是中间颠倒颠耳。如何是中间？程子曰“不偏不倚”是也。知此道者，则曰“君子中庸”，不知此道者，则曰“小人反中庸”。如何是颠倒？《易》曰“地天泰”是也，既知颠倒颠，则可以盗天地之机，而成造化。程伊川云：“若非窃造化之机，安能长生乎？”《阴符经》云：“其盗机也。”能知盗机者，而命由我不由天矣。且夫六合内一虚窍者，则上天下地交媾于虚窍之中，东日西月运行于虚窍之外，而万物得以生生无穷，实因天地之交感，日月之运行也。虽天地交感，日月运行，若无土为根基，而万物何以发生乎？然五行无土则不全，五金无土则不生，五谷无土则不实，金丹无土则不成。金丹之始终，全赖真土以成功。盖土者意也，却非后天之意，乃先天之真意也。尹真人云：“真意者，乾元也。”乃天地之母，阴阳之根，水火之本，日月之源，三才之宗，五行之祖，万物赖以生成，千灵承之以舒惨，总之莫能自悟者，真土也。或问曰：“终在玄关处交媾何也？”东亭答曰：“不在玄关处交媾，根基何所立焉！”《金碧古文》云：“上弦金八两，下弦水半斤。两弦媾其精，乾坤体乃成。”即此义也。天秩老师云：“修炼功勤者，效验极速，只消三两月，多则百余日，玄窍补足，其物上至心宫，下至肾府，纵模顺逆，莫可遮拦。”庄子云：“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”丹经所谓菩提子，又谓舍利子，又谓黍米玄珠，又谓人参果，异名极多，无非喻我身中之种子也，无非喻我身中之玄关也，无非喻我身中之太极也。学者锻炼至此，切勿犯淫，如有犯淫等事，大则必死，小则必疯，可不戒之！

性命篇下

药物火候，大小周天，依法锻炼，九转成仙。

东亭曰：“炼到玄窍充溢，炉内自有药物发生，则谓之真一之气，又为先天真铅。”张三丰云：“只在家中取，何劳向外寻。”《悟真篇》云：“此般至宝家家有，自是愚人识不全。”陆子野云：“家家有个家家有，几个能知几个还。”白玉蟾云：“原来家里有真金。”《修真诗》云：“随时药料家中取。”又云：“认取家园真种子，好收海底白莲花。”以上所云家中、家家、家里、家园即自家之谓，切勿听伪师之谬解也。

夫药物欲生，俄顷痒生毫窍，肢体如绵，心觉恍惚，壶中药气外驰，玉茎挺硬，丹经所谓药产之子时也。华阳祖云：“此乃药产之法象，不可惊怪，一起惊疑之念，则神驰气散矣。务须思虑顿息，以虚待之，不可妄起刻漏之武火，亦不可迷失真候，静听炁之动旺。”冲虚子云：“觉而不觉，复觉真元。”觉而不觉者，阳气未旺，不宜急进武火。复觉真元者，阳气已旺，斯时速当下手采取矣。采取药物，怎知不老不嫩耶？即张三丰云“月之圆存乎口诀，时之子妙在心传”、白玉蟾云“月圆口诀明明语，时子心传果不讹”是也。

而药物采入炉，乃一候武火，封固停息，乃一候文火。达摩祖云“二候采牟尼”者即此也。张三丰云“只于二候金丹就”亦即此也，又云“尚余四候有神功”，乃小周天升降沐浴之四候也。寂无禅师谓：“采取，从督脉上升泥丸；烹炼，从任脉降下丹田，为一周天。”许旌阳谓：“乾用九，积得阳爻二百十六，乃抽铅度数；坤用六，积得阴爻一百四十四，乃添汞限规，为一周天。”柳华阳谓：“十二规，为一周天。”伍冲虚谓：“子进阳火三十六，歇火于卯，谓之沐浴；午退阴符二十四，停符于酉，谓之沐浴，为一周天。”陈泥丸谓：“天上十二辰，行至卯位则刑杀，运至酉地则德生，为一周天。”《参同契》谓：“十二个月，逢春分而榆叶落，遇秋分而麦芽生，为一周天。”其小周天功法甚多，姑不具论。有行几十周天而

满足，有行百余周天而满足，甚有行数百周天而满足者，亦有之。总之凡一动即一炼，炼而复炼，周而复周。又云：“积之不过百日，则精不漏而返炁矣。”张三丰云：“照此进功，筑基可翘足而至，不必百日也。”柳华阳云：“百日是炼精之名，若少年功勤者，得丹速，则百日可期。若中年、年迈之人未可定期。”

恐有外阳不生者，务要炼到外阳生。而外阳生者，又要炼到外阳不生。而外阳不生，何也？兹因铅气飞尽，炼就一块干水银，方得龟缩不举。佛经云：“成就如来马阴藏相。”《黄庭经》云：“闭子精路可长活。”李虚庵云：“阳关一闭，个个长生。”《圭旨》云：“逐日如此交媾，如此抽添，汞渐多，铅渐少，久则铅将尽、汞亦干，结成一颗摩尼，是为金液大还丹也。”《悟真篇》云：“用铅不得用凡铅，用了真铅也弃捐。此是用铅真妙诀，用铅不用是诚言。”朝元子云：“汞干铅自捐。”紫贤真人云：“学者问道至此，则知师恩难报。当盟心于天日之下，誓当成道，以答师恩，若负师恩，如负天日也。”子野真人云：“用铅之法，如捕鱼兔之筌蹄。鱼兔赖筌蹄而得之，既得鱼兔，则筌蹄无用矣。”张紫阳云：“始于有作人难见，及至无为众始知。但信无为为要妙，岂知有作是根基。”有作者，交媾也、筑基也、命功也。命也者，调药、采药、炼药，以补其亏损，则固其命蒂也。无为者，炼己也、性功也。性也者，去三心、灭四相、绝六欲、断七情，一切俗虑俱忘，则养其性根也。白玉蟾云：“性之根，命之蒂，同出异名分两类。合归一处结成丹，还为元始先天气。”诚哉是言也。

炼丹到阳纯阴尽之际，自有阳光发现于眉端。已到阳光三现，速当止火。倘不知止足，必倾危矣。紫阳真人云：“若也持盈未已心，不免一朝遭殆辱。”所云止火，止其后天武火，遂用天然文火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自有天然真火候，不须柴炭及吹嘘。”于是真炁尽凝于鼎中，必匿而不出。前文言小药先生而后采，此却言大药先采而后生——须用七日采工，其采法以双眸之光，返视于鼎中，以两耳之聪，返听于鼎中，以心中之灵，注定于鼎中。一昼夜或两三次，或四五次，余时浑浑沦沦。如此行持，到七日之间，悬胎鼎中，则大药始萌矣。《黄庭经》云“昼夜七日思勿眠”《易》云“七日来复”又云“复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丹经云“天女献花”、“龙女献珠”，即此也。

前小周天以元气为小药，此大周天以元神为大药。这大药，炼到如火珠之形，猛然六根震动，丹田火炽，两肾汤煎，眼吐金光，耳闻风声，脑后鹫鸣，身有涌动，鼻有搐气。经此效验，当采大药出炉，行大周天之功。以静而照，以柔而用，待动而引，护持而行，切防蹊路危险之患，则过关之法得矣。伍冲虚云“五龙捧圣”，丹经云“转神入定”是也。药当此际，自然流动活泼，必上冲于心，心宫不能透，自转向下田，前至阳关，阳关已闭，自转于后，而冲夫尾闾，尾闾不通，由尾闾而奔谷道，如谷道开而未防，大药泄去，前功废矣，此名下鹊桥之危险也。须以真意度过，则无患矣。而大药冲尾闾不透，自上升夹脊，而穿玉枕，直贯顶门。佛云“一箭射透九重铁敲”即此义也。遂向前下至印堂，印堂髓阻不通，恐妄驰鼻下虚窍而泄，泄则前功废矣，此名上鹊桥之危险也。学者不可不预防也。须以真意引过印堂，降下十二重楼，古人谓之服食，又云：“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。”而丹至于神室之中，点化阴神，谓之取坎填离，复成乾坤定位。此大周天之功法也。

大药既归于中宫，须用抱元守一之法。其法如龙养珠，如鸡抱卵，古人谓之养道胎。《中庸》曰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”《书》云“允执厥中”是也。元神寂照于中下二田，相与浑融，化一虚空境界，使元神静养道胎。守至二三月，则元气动机甚微，识性渐渐消磨，真性渐渐灵觉矣。守至四五月，则元炁因元神寂照，以绝饮食，斯为胎仙矣。更守至六七月，昏睡全无，头目爽快。守至八九月，百脉住停，口鼻绝无呼吸。更守至十月之期，元神大定，已足纯阳。华阳云“十月道胎火，一年沐浴功。”正谓此也。于是功到此际，则能生智慧，自有六通之验矣。六通者，漏尽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、宿命通、他心通、神境通是也。前炼精之时，精不走泄，则成漏尽通，此后方得五通。盖天眼通，能观天上之事，天耳通，能闻天上之言，宿命通，能晓前世之因，他心通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惟有神境一通，若以识神用事，专喜言人间祸福，而不能保扶心君，则入于魔道矣。岂不叹哉！须慧而不用，则能转识成智，始得性固而胎圆也。胎已满足，神以纯全，斯时只知有神，而不知有气，则识性死而真性灵。其胎不可久留，恐有滞胎之患。再用徙法，自中下二田，徙至上田。尹真人云：“五气俱朝于上元，三华皆聚于乾顶。”静养百日，直至功纯，垂帘偶见六出纷纷，遍弥六合，则出神之景至矣。猛然霹雳一声，元神自天门而出。慎勿惊恐，惊恐则金光比散矣。如有奇怪之物，不可着认，俟金光如车轮之态，即收归于上田。养至七日再出，又旋收焉。一出入，由近而远，切勿躐等。婴儿幼小恐迷失忘归，或有天魔来试，乱我心君。出入必须

谨慎，方可成太虚之体。古人云：“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”，倘炼己未纯之士，多由此境而坏也。若乳哺三载，阳神老成，自可达地通天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入金石无碍。历遍此验，方行炼神还虚一着，九年面壁功夫。及臻形神俱妙，以待丹书下诏，方证天仙之果，永享无疆之福。古云“天地坏有时，仙翁寿无极。”柯怀经云“万物归原只一圈”是也。然言虽浅陋，法自仙传，后学若潜阅是书，下手功勤，靡不见验，如能离尘脱俗，九转丹成，指日可与钟吕并驾矣。

补遗篇

男女老少，皆可修行，精详妙理，一见自明。

东亭曰：男女修真，俱在己身用事，无非初下功夫间有异焉。男子炼气，在坎宫下手，坎宫即脐下丹田，医书谓之内肾是也。女子炼形，从离位兴功，离位即两乳中间，古人谓之乳房是也。刘悟元云：“太阳炼气男子理，太阴炼形女蹄筌。”须知炼气是炼铅，炼形是炼汞。男子不知真汞，是有阳无阴，女子不知真铅，是有阴无阳。所以男子修真降白虎，女子修真斩赤龙，末后功夫，男女皆同也。男子知真汞，则知末后炼形一着，女子知真铅，则知末后还丹一着。紫阳所谓后行长也¹。

于人年老精神衰败，又无阳生，意欲修道，多有畏其不能也。三丰祖云：“人老原来有药医，访明师，问方儿。”岂虚语哉。今不待访问，遂以此方儿告之。必先择一静室，邀三两知己同伴，行住坐卧，俱随己意，毫不勉强。照此进功，积神生气，积气生精，积之日久，饮食渐和，四体轻快，丹田温暖，外阳勃兴。从此一静，则生机发动，不期然而然。此却非术，理固如是，似水贮久生虫，其义同也。

以上尽言男、女、老人修行之诀，以下言汞生之旨。

《灵源大道歌》云：“休论涕唾精津气血液，达本穷源总一般。此物何曾有定位，随时变化因心意。在体感热即为汗，在眼感悲即为泪，在肾感念即为精，在鼻感风即为涕。纵横流转运一身，到头不出于神水。神水难言识者稀，资生一节由真气。”一切常人，每到夜间睡熟，亦有阳生，不知采取，可惜当面错过矣。《圭旨》云：“阳精日日发生，世人不知翕聚，散在周身，变为后天之汞也。”可见终日所作所为，无不是汞用事，一到夜间，汞少必昏沉睡去矣。及至年老，海水枯竭，而无潮信。此是汞不流润，精水绝矣，精路闭矣，眼精昏矣，耳朵聋矣。故曰“百姓日用而不知”，是不知汞用尽也。

欲要朱汞常存，须得水铅以制之。《悟真篇》云：“须要制伏觅金公。”《参同契》云：“太阳流珠，常欲去人。卒得金华，转而相因”又云：“河上姤女，灵而最神。将欲制之，黄芽为根。”曰流珠，曰姤女，皆指真汞而言；曰金华，曰黄芽，皆指真铅而言。丹经云“命无性不立，性无命不存”者此也。故曰“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”，神即汞，而气即铅，岂不是铅能生汞也。《圭旨》云：“人见金之产于月，而不知月之光本出于日。”岂不是汞亦能生铅也。铅汞相生，风火交炼，及炼至铅尽汞干，斯为金丹。而且龟得夜明珠，而能脱壳，龙得辟火珠，而能飞腾，蛇得定风珠，而能永寿，狐得月华，而能变人，异类尚能如是，岂独人不能得丹？其理明矣。

盖天地为一太极，各物具一太极。今例以人身太极之理言之：人即一太极也，铅汞即太极之阴阳也，玄关即太极之中无极也。若夫伏羲河图，先天对待，上德可以学之。上德者乃童真之体也。大禹洛书，后天流行，下德可以学之。下德者乃已破之体也。上德下德，炼法虽殊，及其成功一也。但真铅水中金，一与四孙悟空也。真汞火中木，二与三猪悟能也。玄关真土居中，生数五沙悟净也。岂不是三五合成一个唐三藏也。白马者，正位居体，美在其中，而畅于四肢。世之读《西游》者，能知“三藏”二字，则金丹之道无不成矣。《参同契》云：“三五与一，天地至精。可以口诀，难以书传。”譬如渡江以船，获鱼以网，无船江怎渡，无网鱼怎获，无法道怎修。饶君智过颜回，实难强猜。余今直言，愿同志者一目了然。

补遗篇二

两者同出，故有异名，两者同入，一本共根。

东亭曰：上德无为，不以察求者，上德是童真之体，不必求师传授有为之学，只行无为之功。下德为之，其用不休者，下德是已破之体，必要求师传授有为之学，早行栽接之功。

¹ 此处恐有脱漏。

盖破体者，必有亏损，若无栽接基岂能筑乎？故云：“气败血衰宜补接。”道经云：“按年接命，以作长生之客。”释典云：“老僧会接无根树，能续无油海底灯。”吕祖云：“啬精宜及早，接命莫教迟。”《圭旨》云：“果然接之则长生，不接则夭死矣。”今人不明比喻，一闻栽接，即信伪师，置买女鼎，离形交气，以为是道。《契》云：“杂性不同类，安肯合体居。”余言栽接是从自己身中后天，返出先天真阴真阳两味药物（此真实移花接木秘旨），丹书所谓九还七返金液大丹也。故三丰祖云：“万般渣质皆非类，真阴真阳正栽接。”又云：“阴阳交，铅汞接。”要知是用本身铅汞栽接，切莫猜到女人身上。

夫铅汞者，水火也。必要明白水火之根，即知栽接之义矣。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此两者同出而异名。”（老子云：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此同出也），所以三教经书，异名同出，故有铅汞之分，水火之别，巧喻设象，万号千名。然皆不越阴阳之外，总在自己身中。故云愚昧小人，得而行之，立超圣地。

紫清翁云：“性之根，命之蒂，同出异名分两类。合归一处结成丹，还为元始先天气。”夫元始先天者，即身中水火之根，白虎首经至宝也。老子云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。”周子云：“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”何谓二五？二者六二居内卦，中女，阴也；五者九五居外卦，中男，阳也。（或谓东三南二为一五，北一西四为一五，妙合中央为一五，作三五合一解者亦通。）内外男女阴阳和合化为真一之阳，所谓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”。吞入腹中，所谓“刀圭一入口，白日生羽翰”也。

盖天地间无两不化，《来子易》云：“对待者数。”噫，乾坤交而万物泰，坎离交而一身泰，双修秘旨尽泄于斯，谓非儒教可乎。更进而论之，颠倒圣功之水火者，即《易》所云“以男下女是以亨”之义也。（经云“心肾原来非坎离”是也。）盖火非寻常之火，其火由坎水生，足以开通脉络，是为真阳。水非寻常之水，其水由离火生，足以降伏薰蒸，是为真阴。崔公云：“水真水，火真火。”又云：“铅龙升，汞虎降。”吕祖云：“乾铅坤汞金丹祖，龙铅虎汞最通灵。”三丰祖云：“真水火，配阴阳，世人莫要乱思量。饶尔无为空打坐，不免亡身葬北邙。”水火尚不能知，从何栽接乎？（访道九省，得遇千余人。常谈曰：“知真火者有之，知真水者未见其人也。”）

所谓真水火者，盖水中之火，水不能熄，名曰真火。火中之水，火不能消，名曰真水。即是真阴真阳也。如再不明，试看《前西游》红孩儿之火，四海龙王之水不能救熄，《后西游》火云楼之火，四海龙王之水亦不能救，必要南海观音之水方能了事。夫南者离也，火也。海者水也。火中之水，乃身中之真水也。红孩儿之火与火云楼之火，乃身中之真火也。观音者，观内之音信也。音信一至，水火自然既济。（经云“两般灵物天然合”是也。）吕祖云：“此中有真信，信至君必惊。”泥丸翁云：“精生有时，时至神知。”朱元育云：“时节一到，药物自产。”余见《西游记》人参果树是这一味药物，栽接女鼎无用愈无疑矣。（此树又名草还丹，乃人身天地之根，非观音之甘露不能栽接。）

但识药物，而不知采取火候，也是徒然。（经云：“知药物而不知火候，如乡人交媾，雌雄在外鼓舞，欲望生子，不亦难乎？”）丹书最秘是此三者。非是真秘，其中有分合内外，实难言也。试申谕之：分则采者采外也，取者取内也，火者神火也，候者真息也。合则采取即是火候，火候即是采取。故云火候不在采取之外，采取即在火候之中。一到临炉，自家不能作主，必要黄婆登坛，分合内外，皆听黄婆号令。经云：“黄婆乃中宫主帅。”又云：“婴儿姹女齐齐出，却被黄婆牵入室。”噫！婴儿能骑白虎，姹女能跨青龙，黄婆只要一牵，这个神通何等广大！“四象五行全藉土”，信不诬也。愈知黄婆能降龙伏虎，黄婆能匹配团圆。不特此也，不刻时中黄婆能分子午，无卦爻内黄婆能定乾坤。丹道始终全伏黄婆。（《中庸》云：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大哉黄婆也。）盖黄者中之色，婆者和之意。《来子易》云：“主宰者理，此所以须臾不可离也。”及至脱胎，紫清翁云：“泥丸宫里有黄婆。”又《西游记》孙悟空每到交战时，起在空中，自称曰：“认得孙外公么？”只有黄婆认得清白、识得老嫩。夫黄婆在人为真意，尹真人云：“真意者，乾元也。”自得吴师口诀，即知黄婆是父母未生身以前面目。三丰祖云：“本来面目常发现。”是教人认识黄婆也。或问发现可以见乎？曰《易》“无思也，无为也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”于此时始得见黄婆矣。（要知是《易》“无思也，无为也。”人身本有一部易卦，得者时时刻刻，与黄婆对坐，采仙花，饮仙酒，真个拍拍满怀都是春也。）

至于下手调药之法，分则采真阳真火戊土也，取真阴真水己土也。合则阴阳和，水火交，戊己叠，而成刀圭也。

以药产言之：分则要明白如何是壬水、是癸水。壬水阳，癸水阴。壬水清，癸水浊。壬水是真铅，是外药，是自外而来。故云“铅还向外求”。癸水是真汞，是内药，是自身所有，故云“汞在家中取”。合则归炉烹之炼之也。

以火言之：文火者，封固、沐浴、止火、温养是也。武火者，采先天之气，取真一之铅，采坎中之爻，取水中之虎，采黑中之白，取阴中之阳是也。

以周天言之：《阴符》云：“天地之道浸。”来子云：“流行者气。”盖气到即子时至矣。（若无气行之，谓“外火虽动而行，内符闭息不应”，空劳心力。）随用文火浸浸，变成武火，比喻冬至复卦一阳从地底渐渐升到天顶，故谓之进阳火，又名乾用九，九者阳也。再从武火浸浸，化成文火，比喻夏至姤卦一阴从天顶降到地底，故谓之退阴符，又名坤用六，六者阴也。（或问三十六、二十四，曰：“此仿《周易》用九用六之义，非实有此数也。故坤卦不能少一爻，冬至到夏至不能多一日。《契》云：“日月为易，刚柔相当。”此二句足为证也。”噫！若阴阳不匀，岂能成造化乎？）这就是“复姤自兹能运用，金丹谁道不成功”。诀曰：念不起，意不散，含光默，真意绵，文武转换，调匀自然，暗合天度，方可谓之周天火候。故《参同契》以六十四卦消长喻之，以一年节候喻之，以一月盈虚喻之。其中更有言不尽底者，《参同契》已详载之。故曰：“神仙不作参同契，火候工夫那得知。”此所以为万古丹经王也。

总而言之，通篇所论之理，虽觉明白，要知皆是象言，幸勿自作聪明而自误也。故紫阳云：“本立言以明象，既得象以忘言。犹设象以指意，悟其意则象捐。”众仙垂语虽不一律，然有一寓言必有一实义，务要得象忘言，得意忘象，切不可泥象而执文也。噫！愿我同好，必要坚志，将心钻入理窟，苦读数年，一遇师时，真伪自分，邪正自别，何至当面错过！如不悟丹书，不明象言，朝王暮李，无怪乎指鹿为马，以羊易牛，不是置女鼎，便是买童男，不责自己糊涂，反云仙佛教我，咄有是理乎？！余心不忍，特补此篇以救之也。

辟邪篇

邪术异端，门户林立，煽惑人心，不可不辟。

东亭曰：方今正道湮没，邪教蜂起，见有在家修道之士，误入傍门曲径，执迷不悟者多也。迹闻俺中土，教门林立，聊以表之：有清净门、大乘门、金丹门、瑶池门，以及姚门、一指门、先天门、大智门、老君门、最上一乘门。种种傍门，姑不尽述。无非教人吃斋诵经，谓之修善果，戒杀放生，谓之积功德，存思死后，必为仙真，而归阆苑，或作佛祖，而归西天。以此蛊惑人心，败坏风俗，皇天震怒，官府知之而不容哉！向有在家门祝、出家僧道，捏造科录，与病人禳解星辰，代老人拜斗延生，或替死人做斋超度亡魂，或遭灾厄，打醮保护地方。但此外道，焉有斯法力，实乃弄财一大术局而已。且王公学士之家，亦被哄弄，以为前传后教之事，不曾究及，未必不明其理，不知其幻乎！更有引诱人出家，削发改妆，学习沙门规矩，谓之皈依佛氏。有开设禅林，招摇四方僧人聚会，用艾火炙头顶，打七跑香，给文帖衣钵，谓之受戒和尚。有待老死，用火焚身，谓之脱化成佛。有提公案，参话头，冥心打坐，盲修瞎炼，谓之修行。有搬运存想，咽津纳气，守静观鼻，谓之学道。有终日忙忙，募化功德，建修寺观，实为己身营谋。有吞日精，吸月华，注想长生而不老。有步罡履斗，书符念咒，拿妖捉怪，骗人银钱。有用五金八石，讲炉火，炼黄白，拐人资本。有黑夜纠集男女，入立空室，赤身露体，比脐合气，以为传道。有用女子，作鼎器，采取首经红铅，凝结丹药，只望白日而登天。纷纷邪术，难以悉举。概行不义之事，实属伤天害理、惑世诬人，饶尔逃过法网，料知难逃业报。倒不如改务正业，归入正道，何等乐哉！但望天下善男信女，明其弊端，知其妄谬，固不被斯坑陷耳。[体真山人性命要旨终]

太极图说注解序

[清]赵抱真

太极之理微矣哉、妙矣哉！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无形无象，先天而立其体，后天而发其用，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识识，拟之则失，议之则非，古人强图之以○，强名之曰道、曰虚无、曰先天一气、曰无极、曰太极、曰道者，无名之名也。曰虚无、无极者，自未生物时言之；曰太极、一气者，自方生物时言之。其实虚无、一气、无极、太极，总是道一个物事，非有二件。在河图、洛书，即中五之中一点；在先天、后天，即阴阳相交之中一窍。惜乎为气禀所拘、人欲所蔽，顺其后天之阴气，迷失虚灵不昧之本宗，流荡忘返，深可慨也。

仆慕道久矣，乙未冬迁足汉皋，适闻汪东亭先生抱道在躬，缘执弟子礼，叩以先天后天之奥旨，蒙垂慈答曰：

“伏羲氏之河图而虚其中者先天也，老子曰‘无名天地之始’，性也，即此物○也。儒有黄中之中，释有空中之中，道有环中之中，是指天地交成一点灵光也。

神禹氏之洛书而实其中者后天也，老子曰‘有名万物之母’，命也，即此物丨也，儒有精一之一，释有归一之一，道有得一之一，是指父母交成一点真气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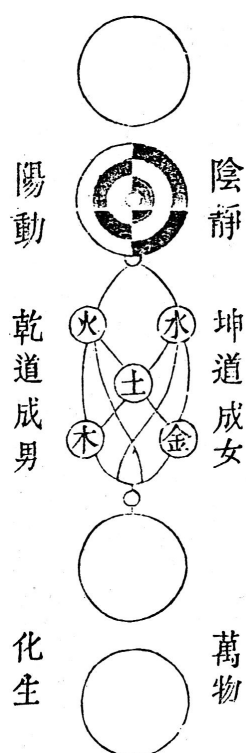
此先天性命自然配合⊕。欲求双修亦复如是。儒曰一贯者，贯此一于中也，释曰归一者，归此一于中也，道曰抱一者，抱此一于中也。有中必有一，有一必有中；中包乎一，一主乎中，即是性不离命，命不离性，性命混化成此一物⊕。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。虽蚊虻蚤虱之微物，莫不相同。邵子云‘一物一太极，物物各一太极’是也。第一出母胎，一物即分为二，及至破体二又分为三矣。于是先天蔽藏，后天坎水下漏，离火上炎，水火不济，渐至老死。都为寻不著来时旧路耳。

权以造端夫妇之道合仙凡论之，《道德经》云：“下士闻道大笑之。”不笑不足以为道。）凡道外讹谋人说一女子，临期送入洞房，男子一见，后天心肾合一，外阳勃举，立成此一物丨也，却将此物投入女子此一物○之中，片刻妇人怀孕，此以女嫁男顺行之事也。仙道内明本身姪女亦有此一物○也，时至婴儿出现，先天心肾合一，外阳即举，亦成此一物丨也，（吕祖师云：“说着丑，行着妙，惹得愚人笑破口。”）随请黄婆送入丽春院内，将此物中一线真炁投入姪女此物○之内，男儿亦片刻怀胎，此以男下女逆修之事也。（庄子云：“枢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”吕祖云：“真经一射玄关透，恰似准箭中红心。”）究之仙凡虽分两途，理路实无二致，只争顺逆之分耳。不观夫《玄要篇》之诗乎：‘却将姪女当时待，勾引郎君自外来。’他如《会心集》云：‘九三男子来投宿，二八佳人去安床。黄婆说合为匹配，夫妻相爱似鸳鸯。颠鸾倒凤神气合，如醉如痴闹一场。忽然一点滴玄窍，固济牢封莫商量。从此圣胎已有象，太乙真精在内藏。’《指玄集》云：‘自家精血自交媾，身里夫妻是妙哉。’《大成集》云：‘自家身里有夫妻，说与世人真笑杀。’总之千圣一贯心传，必须分清身内两重天地、四个阴阳之消息，方有下手处也。”

汪师如此云云，令人顿开茅塞。复出《周子太极图说注解》示之，再四讲求，始知系汪先生草创之，柯怀经先生讨论之，古吴孙吉甫孝廉更将文理修饰之，里面遂成全璧。读之益觉豁然。从此勤而行之，信乎杏林真人之言：“吾自得师诀以来，知此身必不死，知此丹必可成。”仆非阿所好而夸大其言也，亦非有所贪而虚张其势也。噫！自丁丑病后，灰心铢视轩冕，尘视金玉，垂廿年矣，此外尚何求哉？不过念同志者，未逢师指，此事难知，特请付诸手民，以为学道之圭旨焉。是为序。

光绪丙申年春王正月，豫章赵抱真慕韩氏拜书于西昌别墅

周子太极图



太极图说

无极而太极。

太极在开辟之前。夫开辟之前作何形状，盖未可知。以人身之太极推之，是必为太极也明矣。若太极之前更有无极，愈不可知。孔子曰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”未尝言无极也。然则无极究何如者？人之有太极也，由于阴阳交感。其未经交感而散于阴阳者，无极也。天地浑沌之时，阴阳未分，岂有散于阴阳而待交感之无极乎？不知有后天之阴阳，即有先天之阴阳。开辟以后，后天之阴阳交，而成物之太极。开辟之前，先天之阴阳交，而成天之太极。则当先天阴阳之未交，其散而无纪者，即先天之无极也。无极二字，陆子疑之，朱子信而注之，特未详言其理耳。

太极动而生阳。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。静极复动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。

太极者，何也？即浑沌也。例以人身之太极，父生母育之时，有一点灵光，明而且赤，与精俱下，以为一身之本。在天曰命，在人曰性，所谓不离乎气，不离乎气者是也。有主静之功者，于独坐时自能见之。东坡诗云：“中宵一点落黄庭。”盖有见乎此也。人本天地以生，天地之太极，当不异此。其论动静与汉张子远异。子远云“一动而生阴阳”，此云“动而生阳”、“静而生阴”。盖有对待之阴阳，有流行之阴阳。对待之阴阳，由动而生，譬如人生男育女，非动不能也。流行之阴阳，或生于静，或生于动，动静递嬗而阴阳不穷。譬如四时之运，冬而又春也。阴阳之流行，即至诚之无息。周子明言之，欲人从事于至诚也。动而生阳，其理易知。静而生阴，其理难知。今特详生阴之说。静也者，窈冥之谓也。一元之窈冥在戊亥两会，一年之窈冥在戊亥两月，一月之窈冥在末后五日，一日之窈冥在末后两时。此乃天地自然之道。人能顺之，动而无动，而阳孕阴之机，静而无静，而阴发阳之用。即谓之动生阴，静生阳，亦无不可。盖动静互为其根，正周子之说也。

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。

阴阳分乃阴阳自分，非分太极为两仪也。故阴阳虽分，太极自在。若太极变而为阴阳，则太极坏，天地又安得长存乎？以天地言之，乾上坤下，相隔不相通也。以人身言之，离为心，象取中女，阴也，心所藏者性也。坎为肾，象取中男，阳也，肾所藏者命也。昔人云：凡人未生以前，性命合一，本为不朽之身，一出胞衣，而性不见命，命不见性，于是凡而不圣，则阴阳之分，譬如夫妻反目，不复同居，其家不败者，未之有也。观此而下文自然之功

用不可少矣。

阳变阴合，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行顺布，四时行焉。

予观《太极图》阴阳，而心初疑之，其阳动一边，两阳夹一阴，厥象为离，于《易》离为中女，阴也，而今反为阳。其阴静一边，两阴夹一阳，厥象为坎，于《易》坎为中男，阳也，而今反为阴。即朱子注，亦谓火阳水阴。夫《太极图说》所以明《易》理也，孔子云：“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。”乃敢翻孔子《系辞》之案，果何说乎？不知阳变阴合，具有功夫，非如男女媾精可不学而能也。火阴水阳，乃常理耳。若有主静之功者，火非寻常之火，其火由坎水生，足以开通脉络，是为真阳。水非寻常之水，其水由离火生，足以降伏薰蒸，是为真阴。推之，木能生火，平火以养木，木植火中而质不焦。金能生水，炼水以成金，金沈水底而形不化。火能生土，燥土以培火，火居土下而焰不消。此所以颠倒阴阳圣功之水火者也。不然，阴本静也，何以静而无静。阳本动也，何以动而无动乎？至言五行，而曰顺布，盖举时序言之。在天为自然之元贞，在人为自然之终始，非有功夫，而有功夫又在下文矣。

五行一阴阳也，阴阳一太极也，太极本无极也。

此二句复说上文，而颠倒出之。初看甚无大意。不知是由博返约功夫，孔子所谓“一贯”者也。天下万事万物，莫非五行悉数之不能终也。敛事物而归五行，初由格致之精，继由变通之妙。然使五行各居其所，而畛域终分，相生无以资不足，相克无以制有余，天地之间，生机必息。故必融五行阴阳，而分者渐归于合。然《易》云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乃指人道而言。若尽人合天，则太极是道，阴阳尤未尽其妙也。故必使阴阳还为太极。于是乎尽性，即于是乎立命，贤而近于圣，宜若可以止矣。噫！《诗》不云乎：“上天之载，无声无臭。”太极无质而犹有形，终非其究竟也。明太极本无极，又加一层功夫。天地不能限，鬼神不能知，散之则无痕，聚之亦无体，万古以来，微孔子其谁与归！

五行之生也，各一其性。

太极生天地，天地各有一太极。天地生五行，五行亦各有一太极。五行之太极，不惟彼此皆同，并与先天之太极，亦无不同。太极即天命之性。《书》曰：“惟皇降衷，若有恒性。”曰恒者，明天下藩衍不齐之数，其性无所不同也。此云五行各具一性何欤？曰：五行亦有气质之性。试问五味入药，或温或凉，即各一其性之验也。非天命之性也。

无极之真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。

上文言五行各性，不专指人身言也。就人身言之，五藏亦五行，而各有性，亦各有无极。但后天之无极，非先天之无极耳。先天之无极，即图中五行水火所缀之无极也。何者为真，即前所云“一点灵光，明而赤者”也。何谓二五，二者六二，居内卦之中，女之少者也。五者九五，居外卦之中，男之少者也。卦以二五为偶，是其定例。此以喻夫妇合而妙，妙而凝，于时无极与精俱泄，而生生化化，遂无穷期。地天之泰如是而已。

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

乾坤指父母，男女指小孩。夫无极之真，乾先至，而坤应之，则成男。坤先至，而乾应之，则成女。乾坤各有无极，即各有其真，而先入者为主，后来者不能争也。天地之产阴阳亦犹是耳。

二气交感，化生万物，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

变化无穷，至诚无息也。

惟人也，得其秀而最灵。形既生矣，神发知矣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，万事出矣。

上文所言均是天道，而注多就人言。盖天道难通，就人身以指点，较为亲切，庶令阅者洞知也。此则专言人事也。秀而最灵者，何也？盖羽虫秉南方火德，介虫秉北方水德，鳞虫秉东方木德，毛虫秉西方金德。独人为裸虫之长，秉中央土德。左氏所谓受天地之中以生也。惟其受中，故兼日月五星之气，而无美不臻。虽圣凡有别，而其为灵则一也。形者气质也，神者天命也。五性兼天命、气质两端，故感动时有善恶也。苟其行所无事，如大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，匪惟无恶，即善亦不留其迹，安得有事。而世人之善恶，皆是有心，即是多事，恶故有罪，善亦无功。万事之出，就使每事留神，而百孔千疮，终难弥补。则逐末忘本，扬汤止沸，真不如釜底抽薪矣。

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，而主静立人极焉。

中正者，太极也。仁义者，阴阳也。以太极为体，以阴阳为用。明体达用之学，内圣由之，外王亦由之，似可以无憾矣。乃圣人不肯自满，而必尽主静之功也。夫“主静”二字，朱子易为“主敬”，后之尊朱子者，遂争言“静”不如“敬”。不知敬由勉强，静本自然。静

也者，浩浩其天，无心成化，并此主一无适之心，浑而忘之，圣不可知之谓神。而向之中正仁义，亦返虚入浑，而不留其迹。人之无极耶，天之无极耶，胡为乎而测。

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，四时合其序，鬼神合其吉凶。

凡此者皆无心者也。天地不自知其德，日月不自知其明，四时不自知其序，鬼神不自知其吉凶。顺乎性之自然，而毫无成见。惟圣人拾其全理，浑然泛然应之，未尝有心求合，而两间之大，不能出其范围。盖其体既立，其用自神，初无顾兹失彼之忧也。

君子修之吉，小人悖之凶。

不修不悖者，圣人也。修之悖之者，君子小人也。夫圣人初无吉凶之见，由博返约，洞烛本原，不必勉其修，而自无不修，不必禁其悖，而自无所悖，所谓安行也。若君子明知有吉，而为理所范，皇然修之，其功虽有浅深，均能造福。小人明知有凶，而为欲所歆，毅然悖之，其过虽分轻重，均能招殃。精神所至，天地应之，通塞寿夭，胥判如此矣。

故曰：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

此《易·系辞》之说也。阴阳、刚柔、仁义，谁不知之？所难者，立其道焉耳。立者，立乎其先，而怡然涣然，不著于欲，并不著于理，而阴阳、刚柔、仁义莫非此怡然涣然者，生生不穷，而左宜右有。谓其阴而又阳，谓其刚而又柔，谓其仁而又义，溥博渊泉而时出之。而所云天地人三道，亦旁观者分之，而在己并无容心也。敛之藏一心，放之弥六合，握中和之准，定位育之功，非具盛德，其孰能与于斯！

又曰：原始反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

有始即有终，有生即有死。但死生可知，而未生以前、既死以后，则不可知。其说若何？曰：观乎复而一阳动，即知生。观乎姤而一阴萌，即知死。不但此也。生者死之本，观生时之作为而死可知。死者生之机，观死时之情状而生可知。大抵人之初生，各有天命。气即与命俱，理即与气俱。以理摄气而精完，以气壮理而神固。生固生也，死亦生也。其在常人，日沈酣于人欲之中，而理久渐灭，其气虽不遽散，而无以为之主，断不久长。死固死也，生亦死也。间有能文之灵鬼，享福之庸鬼，衔冤之苦鬼，耿耿一灵，不肯消化，亦但如电光石火，疑有疑无，且难至数百年，况与天地同寿乎。因思三教皆名为道，而老氏符录，释氏经咒，儒氏诗文，其非本旨。灼然即数千年以前，老氏深根固蒂、守中抱一，以命而全性也。释氏和合凝集、决定成就，以性而全命也。孔子尽性以至命、孟子养性以立命。皆为性命双修，有利无害，岂非死生之说了然于胸中哉！

大哉易也，斯其至矣！

总结上文而言。

后跋

[清]柯兆平

东亭先生，安徽休宁县凤湖人也。生平心迹，好积功累行，毫不以功名富贵系于怀焉。兹于光绪丁亥岁，遨游汉皋，来予旅邸，谓家严曰：“方今明道之士，遥遥海内，未见一人。何其道之湮没，以至如此？”家严答曰：“虽《阴符》《道德》传世，文辞古奥，学者阅之而不解。及后丹经叠出，半隐半露，学者参之而不透。非道之不行，实由道之不明也。”先生因兹大发慈悲，著《性命要旨》一书。书成之日，见示于兆。受而诵之，纯是先天之大道，身心性命之学。古来圣贤仙佛，心心相印，口口相传秘诀，莫不一一发明之。洵为宇宙间金科玉律，天壤中宝字奇文也。诚意修真之君子，有缘得遇是书，便可升堂入室，遵法而行之，层层透达，节节见验，方知先生之道高矣，先生之德厚矣！而天下后世学人无不沾先生之恩矣。

时光绪丁亥年孟冬月，富川愚侄柯兆平顿首敬跋。